

经典之旅丛书

逝者说话

—— 外国古典名著与文学大师

仵从巨 著



写在前面的话 (代序)

一位外国作家在被问及对于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时,他说:当代的作品我一律不读。为什么?答曰:当代的作品没有经受时间与空间的筛选,我不愿用个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阅读时间去做一位筛选者。我只读古代经典作品。

这位作家的偏颇显而易见,但他自有道理的个人化阅读选择却也同时表明了大家都会认同的一个事实:经受了苛酷无情的时空选择之后的古代文学经典,它们不会浪费你宝贵的阅读时间,不会贱掷你的生命岁月。

出现在本书中的五十余种作品便是这样的古代文学经典,自然,也还有创造了它们的各位文学大师。我在这本书中应做并企图尽力做好的是:说明这些经典名著好在何处;传达有关这些经典名著以及作者的相关信息,比如作家的生平大要或创作故事、批评与阅读的代表性反应、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相应的文学常识、中译本的有关情况等等。自然,其中也包含了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与零星思考。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你读了这本书,产生了寻觅经典、持之一读的念头;你已经读了若干经典,翻翻这本书,产生了共鸣、认同、交流、争论,或刺激了你的思考。倘能如此,我便深感欣慰。

我所做的介绍并评说经典名著是一件“自以为是”的事。我不很自信的只是我所以为“是”的，是否真是“是”。但这一判断也只能从表达之后的反应中获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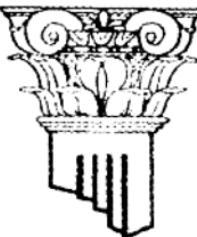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大题小作的书，用每篇三千余言的篇幅去说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海洋般的大家，实在是太委屈了他们，我只能在珍惜每一行笔墨、努力传达必不可少的信息这一意义上求得结果。

希望此书凭籍古典名著与文学大师的光色能于读者略有裨益，不使读者失望。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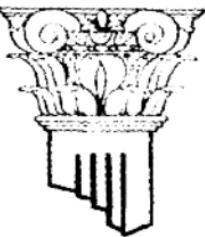
写在前面的话	(代序) 1
神祇的肖像	(希腊神话) 1
弑父与毁灭	(索福克勒斯) 6
美狄亚的愤怒	(欧里庇得斯) 11
笑声就是立场	(阿里斯托芬) 16
薄迦丘,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薄迦丘) 21
巨人拉伯雷	(拉伯雷) 27
流浪的小癞子	(佚名) 33
与风车搏斗	(塞万提斯) 37
莎翁与四大悲剧	(莎士比亚) 42
笑的苦涩与威力	(莫里哀) 48
荒岛上的鲁滨逊	(笛福) 52
讽刺与激奋	(斯威福特) 57
费加罗的智慧	(博马舍) 62
老实人正在醒来	(伏尔泰) 67



把笔磨得锋利	(菲尔丁) 72
个人经验与人类财富	(歌德) 77
自由平等之歌	(席勒) 82
拒绝伪饰	(卢梭) 87
被弃的怪人	(玛丽·雪莱) 92
刑台上的“A”	(霍桑) 97
鬼才爱伦·坡	(爱伦·坡) 102
雨果的丰碑	(雨果) 107
通俗之路	(大仲马) 113
睁着眼睛写作	(小仲马) 117
梅里美的“恶之花”	(梅里美) 122
诗的小说,小说的诗	(普希金) 127
行动的于连	(司汤达) 132
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巴尔扎克) 136
莱蒙托夫的英雄	(莱蒙托夫) 141
奔放的桑	(乔治·桑) 146
不只属于孩子	(安徒生) 152



小人物的外套	(果戈理) 157
玩偶出走	(易卜生) 163
阿拉伯的神灯	(《一千零一夜》) 167
尊严之美	(夏洛蒂·勃朗特) 172
呼啸的想象力	(艾米莉·勃朗特) 177
木木之死	(屠格涅夫) 182
发现人身上的罪恶	(陀斯妥耶夫斯基) 187
爱玛的命运	(福楼拜) 193
英雄史诗	(乔万尼奥里) 198
大地承载不起的巨人	(托尔斯泰) 203
马克·吐温的儿童视角	(马克·吐温) 208
苔丝,一个受伤的名字	(哈代) 213
尖刀刺向画像	(王尔德) 219
被禁止的杰作	(肖伯纳) 225
契诃夫的魅力	(契诃夫) 230
神秘的沙人	(霍夫曼) 235
威尔斯的忧虑	(威尔斯) 240



从天才到圣者

(罗曼·罗兰) 245

性爱与拯救

(劳伦斯) 250

神祇的肖像



司芬克斯

希腊神话与传说的美妙常常让人大惑不解：为什么在蒙昧、落后、幼稚的蛮荒时代能创造出马克思说的这样“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以至在今天，当我们这些文明时代的人读它时，竟为它的五色缤纷而意醉神迷呢？

在神话与传说中，我们听到了天地从一片混沌到有昼有夜的开辟那惊心动魄的轰然一刻。我们看到天上亦如人间，为了天神的宝座而父子反目厮杀、改朝换代的“宫廷”风云。我们知道了人类乃是因神祇的种子被和以泥土，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得以诞生。我们更惊讶地读到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们竟如同你我他一样的凡身肉胎，不仅食人间烟火，且生七情六欲。

关于神的日常生活是神话的重要内容。身为东方的读者、中国的读者，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与我们那危衣正襟、峨冠博带的神是那样不同。前者自由、浪漫、任性、随意、爱美，有如顽童。你看专擅艺术又英俊刚武的阿波罗在燃烧起爱情的火焰时，对河神之女达芬的追求是多么执着；而宙斯与伊娥的故事更是色彩斑斓五光十色：宙斯的苦心冥想、赫拉的

恶毒设计、伊娥的悲苦不堪，其中事涉爱情、嫉妒、报复、牛蝇、孔雀、音乐之曲折故事与神奇想象，真如一幕人间喜剧。难怪后人有言：古希腊留给世界的遗产是美、自由、艺术、热情、想象、是现世的生活（而罗马留下的却是国家与秩序）。但神话中也有极深刻的哲理故事。比如“坦塔罗斯的痛苦”——坦塔罗斯因偷走了宙斯的宠物金狗、把神的食物与酒送给了凡人、为了试验神是否明察而杀子为肴献供众神，结果受惩，被神置于地狱河中。他头顶有果，伸手可得；脚下有水，低头可饮。但当他饿时伸手摘果，果子升高，口渴时低头饮水，水面下沉，二者都永在可望而不可及之处。这使他身心俱受煎熬。抛开故事层面，对之抽象，它揭示的是古代人类在世界的一种处境与由之而生的困惑：人面对丰饶无限的自然，但却不能取之而用；人面对朝夕与共当是家园的自然，但却不能和谐相处，且时有威胁。人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神的惩罚自然仅仅是一个想象，它触及的其实是“人



睡与死搬运阵亡的萨耳珀到故乡去

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欲求的关系”这样有哲理高度的命题。而另一则同样著名的神话“西绪弗斯的苦刑”表达的则是深刻的哲学困惑：人为什么常常是劳而无功而又往复不已呢？

可以想象得出，身处古希腊时代的远古人类睁大了稚气的双眼观看着大千世界中的林林万物。注视着同类奥妙内心的无穷变幻。他们的眼神明净而单纯。在明净与单纯的关注里，他们对诸如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感到惊惧，对由之显现的大自然的伟大由衷崇拜。他们对春夏秋冬四时枯荣变化感到疑窦丛生。他们对人群中的敌对仇杀、诟骂妒恨、对人自身的病患痛楚等等茫然惘然。他们不断产生“为什么”的发问，他们要求答案。于是有了宙斯发威时手中的雷电，有了赫刺克瑞斯借神后赫拉熟睡时吮吸乳汁、使她受惊奶汁四溅而成天上银河，有了农业女神得墨忒耳因失女之痛而生秋冬之肃杀与酷寒，更有了著名的“潘多拉的匣子”：由于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庇墨透斯没有识破宙斯加害人类的阴谋，既接受了款款而来的美貌无比的潘多拉为妻，又打开了天神让潘多拉带来的匣子（又有说是潘多拉打开，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好奇）——里面装满了各种灾难——结果水灾、旱灾、瘟疫、贫穷、妒恨、仇杀、死亡、疾病等如蝗虫般飞出，遍布人间。而“潘多拉的匣子”也成为“一切灾难的来源”的代用语。

读希腊神话与传说，使我们有如德国大诗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幸会了希腊第一美女海伦。其中的美妙、神奇、甜美、想象力、创造性及人情神性都使人如饮陈年佳酿，陶醉不已。何以如此？我想，这大约是现代人在内心意识的谷底对人类童年生活的记忆、回忆与神往。这恰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童年不时念及。因为在童年，也只有在童年，我们才有天真率性之举，才有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才有在想象中对世界为所欲为的自由创造，才有自然、自由、自在的人与大自然至



诸神创造潘多拉

为密切与本质的维系。我们长大了。人类成熟了。文明的理性已成为支配我们与人类思维、行为的基本准则。当我们与人类一起共同存在于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为丰饶、理性十分成熟、管理已达精密的现代社会里，人类的童年永远不再了；天真永远失去了；神话消失了——夏夜当空，我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天上那一条白色的闪动微光的带子是由无数星体构成的银河系；激情萎顿了——赫刺克瑞斯那种原始的狂暴与活力在我们文质彬彬的优雅举止中荡然无存；想象衰竭了——我们不能对世界与事物给予诗意与美的艺术解释；自由受限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我们何曾有远古人类在宇宙空间这样的活动背景；人与自然阻隔了——水泥成为我们的大地、废气成为我们的天空、绿荫小道成为我们的树林、公园假山成为我们的草原与山峰。这一切，是令人怎样惆怅以至伤感的事实呀！如果古希腊人想到未来的人类将坐在钢筋水泥包裹的“小火柴盒”里，养几盆人工化了的花草与几只被阉割了的宠物，欣赏着充满技术与机

械的僵硬线条的科学幻想故事，他们明净而单纯的眼神中会升起怎样的疑云迷雾呢？而我们，在如是环境中的我们，读到另一神奇景观的希腊神话与传说，都会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发现了我们与之充盈骨血意义的隐隐亲情。

希腊神话令人迷恋乃在于它是美的。它早已从希腊走遍欧洲与世界，从远古走到现在并将走向未来。它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第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为世世代代的后来者把玩欣赏。但它的价值并不到此为限。它滋养了身后的欧洲文学以至欧洲文明，“言必称希腊”并非简单的痴迷妄言。马克思说它还是“艺术的土壤”。此话怎讲？土壤生万物。万物因土壤之存在生生不息，繁衍无穷。想一想，有多少后来的大师们从中汲取艺术的营养与创作的灵感？它身后有罗马，稍后有文艺复兴，再后有浪漫派，更远的有称雄一时的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掷地有声、彪炳艺术史册的名字：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乔伊斯、萨特，还有以普罗米修斯自况的我们的鲁迅。

无论如何，神话与传说在今天已经绝版。我们只能在弥为珍爱的心理感受中阅读这不能有再的精神景观了，其心情有如凝视自己童年的照片。马克思说：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对于我们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我们当然只能望其项背心生钦慕而不敢有超越之想，不过我们却是可以尽情地做“艺术享受”的。我们尽可以在更深烛红、万籁俱寂之时，以进入绝现代红尘的素净之心，打开《希腊神话与传说》（斯威布著，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走进我们的“童年时代”——人类的“黄金时代”。那么，童心、天真、活泼、美、自由、爱、想象、欢乐交汇而成的艺术薰风，便会把我们送往陶陶然飘飘然的神妙世界。

弑父与毁灭



索福克勒斯像

命运，这是人类最古老又最恒久的话题之一。在它面前，人们能够分明地感受到严肃、冷峻、甚至沉重。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对于世界、对于事物、对于自己的认识永远显得不足，因之便有了一种解释不了又无法抗拒的神秘。活在认识能力大大提高、科技水平十分先进、思维材料极为丰富的今天，我们明白了世界是无限的，事物是复杂的，也是变动不居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又总是有限的。以有限面对无限，这自然免不了有太多的困惑与不安。现代人尚且如此，对于远古时代的希腊人，神秘与困惑之感自不待言了。但人类又是好奇也是求知的，于是便有哲人勇敢地面对它、探究它，既表达自己的困惑，也明示自己的态度。号称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有“戏剧中的荷马”盛誉的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即是这样的先哲。他的不朽名剧《俄底浦斯王》便是以“命运”为主题、既悲怆又激越的一首英雄壮歌。

俄底浦斯本是忒拜城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他尚未出生时，拉伊俄斯曾到德尔斐神庙向阿波罗问吉凶，阿波

罗告诉他，他将有一子，但会被儿子杀掉。恐惧被杀，在王后伊俄卡斯忒生下婴儿（即俄底浦斯）后，他就命仆人用钉子钉了婴儿的双脚，将他扔到喀泰戎山上。不想这位仆人心善，不愿伤害，将他送给了相识的一位牧羊人。这位牧羊人是科林斯城国王波吕玻斯的仆人，他的国王恰好膝下空空，他便将婴儿送献国王。波吕玻斯为婴儿起名“俄底浦斯”（意为“肿脚的人”，因为钉子使他的双脚变肿了），收为养子。直到长大成人，俄底浦斯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料一次酒宴中，有客人在微醉中泄露了他并非国王亲子这一秘密。心有疑惑的俄底浦斯去问国王与王后，国王与王后矢口否认。他又去问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阿波罗不言其父母何人，只说是“你会杀父娶母”的，这使俄底浦斯惊恐不已。为逃脱这可怕的命运，他决定离开科林斯到东方去。游浪中，在一个三岔路口巧遇生父拉伊俄斯并发生冲突，不知对方为谁的俄底浦斯杀了拉伊俄斯（“杀父”的命运已实现）。他继续游浪，因破了狮身人面的司芬克斯“什么动物腿最多时最软弱”的谜语，解救了忒拜城的灾祸，他被拥戴为国王，又娶了拉伊俄斯的遗孀伊俄卡斯忒为妻——至此，“娶母”的命运也已完成。登上王位的俄底浦斯勤政贤明，受人拥戴。十六、七年后，他与伊俄卡斯忒也有了两儿两女。不想此时，忒拜城瘟疫再起、庄稼枯死、孕妇流产、牛群死亡。求问阿波罗后得到的神谕是：要追查出杀死先王的凶手始能消灾祛祸。公正贤明的俄底浦斯王开始执著追查，然而当往昔线索逐一出现时，俄底浦斯终于惊惧地意识到自己早已深陷进了命运的罗网。悲愤之中，他不愿再看到“罪恶”的一切，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我放逐。明白真相后的王后早已奔进后宫，自缢身死……

我想，仅仅这情节本身也已惊心动魄。任何有知觉的读者或观众都会为俄底浦斯的际遇产生对命运的惊惧。命运确是太可怕了。你看，英雄若俄底浦斯，无论他怎样企图摆脱

“杀父娶母”的命运，他终也不能破网而出。甚至恰恰是在不断反抗、不懈努力摆脱命运的过程中，他一步一步进入了命运的罗网并最终为之捕杀。命运，是不可抵抗的。这也许是我们关于这一悲剧获得的第一深刻印象。然而，进一步的怀疑也几乎同时发生了：俄底浦斯是一位无辜的英雄、一位贤明的国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呢？一个恶者的恶运是公正合理的，一位善者的恶运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一位无辜者要为命运惩罚，那么，命运的公正性或正义性何在呢？命运在引起我们的恐惧之后，它的罪恶性也浮上了我们的心头。对命运的罪恶性的怀疑、责问及指斥无疑是一种极为勇敢而宝贵的哲学精神。即使今天，它也因积极、勇敢的姿态依然令人鼓舞，何况在公元前431年的雅典。

带着对命运不可抵抗的惊惧之感、带着对命运罪恶性的责问与指斥，我们再看俄底浦斯“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姿态与悲壮作为，怎能不生肃然的钦敬之感？命运的威胁对于人与人类是一个永远的问题。在命运面前，可能的反应是两种，其一是屈从，其二是反抗。屈从易，所以屈从者可谓众多；反抗难，故尔反抗者稀少。反抗难、反抗者稀少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反抗心理的消失或缺乏。即使屈从于命运者，也乐于看到反抗命运的英雄、听到抗拒命运的颂歌。因为毕竟是慑于命运力量的强大，不得已才选择了屈从。像俄底浦斯这样抗拒命运、虽败犹荣、虽悲却壮的英雄自然会成为人人敬仰和同情的形象。这应当是他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永远激动人心的主要原因了。

《俄底浦斯王》的魅力还来自于它在叙述方式上采取的“回溯法”。戏剧也是讲故事的艺术。小说在书面上用抽象的文字作为自己的语言。戏剧在舞台上用直观的形象作为自己的语言。故事可以从头说起，也可以从尾说起。从头说明晰，但易于平庸。从尾说起感人，但可出奇。在戏剧中，从结

尾展开，有悬念，但易于失控、不好把握，犹如人之倒行。所以它对剧作者的要求更高。当我们打开《俄底浦斯王》的开场时，已有许多的故事在此前发生了，但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有在和主人公同步的行进中，才剥洋葱皮一般一点一点地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当主人公恍然大悟一切时，我们也同时明白了一切，戏剧也恰好结束。我们的心一直在与俄底浦斯同样的悬念中前行：谁是凶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悬念乃是戏剧的魅力之一。它创造戏剧情节的紧张、曲折与紧凑。它刺激读者与观众读下去或看下去的欲望。须知，索福克勒斯的“回溯法”并不是简单的回忆往昔，而是在一条现在进行时态的故事线索——灾难发生、追查凶手——中把另一条过去进行时态的线索——俄底浦斯怎样从忒拜城到了科林斯、又回到忒拜城并实现了“杀父娶母”的命运——融而为一。其难度可想而知。《俄底浦斯王》的剧场效果与阅读反应都充分证明了索福克勒斯“回溯法”巨大的成功。古希腊大文论家、也是两千年欧洲文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十全十美的悲剧”；后来的德国诗人歌德、戏剧批评家莱辛、法国悲剧家拉辛等都对此剧推崇有加，赞赏不已。

索福克勒斯一生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剧作据说高达一百三十多部，并且先后获得过二十多次奖励，这在古希腊剧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惜乎岁月久远、时势变迁、物毁事遗，他为数众多的剧目流传后世的仅有七部（除《俄底浦斯王》外，其中的《安提戈涅》等也属经典杰作），但这并不曾影响他的盖世令名。有一轶事可见其当年影响：公元前406年，索福克勒斯以九十高龄谢世。此时，雅典海军正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作战。由于战争使交通受阻，剧作家的灵柩不能安归故里（雅典近郊科罗诺斯）。此事为斯巴达名将吕山德所知，为向伟大悲剧家的亡灵表达真切敬意，这位敌方将领竟下令全军停止进攻，以便雅典人能在适当的地点与适当的气

氛中安葬这位“戏剧中的荷马”。由之既可见索福克勒斯日月一般的名望，亦可知艺术与美竟可以超越于敌意与仇恨，在人类的共同天宇之上高翔，并抵达永恒不朽的境界。

自二、三十年代起便情钟希腊文学、尤重古希腊悲剧、先后在美国、希腊从事此一研究的著名学者、翻译家罗念生先生（1904—1990），在索福克勒斯逝世 2367 年后的 1961 年，将“俄底浦斯”自希腊领进了中国。它不仅以剧本的形式与中国读者见面，也以戏剧的形式在舞台与观众交流。其中不仅有专业团体演出、也有业余团体演出。据罗先生介绍：“1980 年 5、6 两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上演了三次《俄底浦斯王》，演出十分感人，曾引起不少观众流泪，对剧中主人公表示同情。”由此一斑，已可窥见在距离索福克勒斯时空遥远的东方中国，他的影响如何了。